128

v. 4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

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須○有質馬之量○
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
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
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
蠶○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
出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
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戚

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閒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攻國各有馬至

千萬騎從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

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侍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口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　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
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
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
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
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
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
陳旣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
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

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及凉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代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

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

○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

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頻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

○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

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
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
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
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益跨隴西金城平涼
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昆邪王休
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
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
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
之後改爲天廄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
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

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開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

滋○其○馬至於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塞○今所市塞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國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

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戶外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衞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衞則今之衞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

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

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
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
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
城平凉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
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
沒邊塞○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
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
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
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

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

備冬飼。令悉賦民與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經
拓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閑土。卽
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
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
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
地。日令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眞宗用羣
牧[illegible]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
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洺州爲廣平監。
衞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

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龍昌○通門
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丁下監○外
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
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
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
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
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
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
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
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戸馬○其後

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擧○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旣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

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皆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

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寛衍爲人所冐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寛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

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四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令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為生誠為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

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為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

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

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圉

馬。宜不可闕。且令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

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决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

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

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

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

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

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㩁爲車騎國之

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罷。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决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

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
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
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
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
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三千
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
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
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
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
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

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
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
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
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
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
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
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
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
每都歲市二十疋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
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

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
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北賦保甲以
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豢不
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歳止免輸
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
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
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寛有司不務循守遂
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
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
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

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洪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

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illegible]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為二而左右天廄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廄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為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

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

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鎭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

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四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

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
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
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顧養牝馬者○每收三駒○給
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
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
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
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
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
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

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

本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近世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戸畜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葢自熈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王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隷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

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曰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

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劵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

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

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
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
栢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
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口兒
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
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
生況畺之磽陿無所縠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
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
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

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眞○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除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

羣二十有二○儀眞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四
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
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
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
邊草塲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
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
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
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
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平地○及山塲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塲○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redacted]○有占為已草塲山塲者○諭之○上有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

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口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口口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口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口口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峽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

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又緊急○一時可知○　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變○夫

何諸將曰請深入□□不免疲於和林此葢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欲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

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太祖旣驅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遺孽不能無犯境諸王往往輕出塞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葢□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

帝王禦口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夏鍾曰上下千百載洋洋萬餘言不拖沓不餖飣筆力全乎史漢○志中有旨此皆自占所以能盡物之性又曰欲令議者知其利害之實又曰世之害馬者三俱通篇關鍵最宜着眼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事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爲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

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

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廄天廄坊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

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廄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廄。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口。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

職分於後。

夏鍾曰東坡云廐長立而馬益瘦雖寓言實至言也此先生於馬政職官詳哉其言之乎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

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輿馬其出於古非

泰官明矣洪武六年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於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二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

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坼陊○藩級隳圮○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虞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

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閎○啓閉以時○過者祗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

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駪駪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衞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惰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世宗虔事上玄○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

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挏乳○天子之玉食資焉○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曰○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

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蕃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

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夏鍾日中載守溪先生文典雅可誦馬神祀宜居社稷之次一語尤確

馬政錮貨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

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天子新即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觖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子仁愛之意

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獨令悉著之

夏鍾曰仁人之言引而伸之郎何獨馬政食其利也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

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顓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缾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

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廄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廄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

夏鍾曰積金而無馬猶積金而無穀老成籌國自與見小利規目前者不侔
又曰馬政志一卷蓋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本志作也既有關於國故而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共書昔班孟堅諸志亦倣史記六書先生庶幾頡頏乎

歸震川集卷之九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

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橅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

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眞有所謂配皇天。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

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廼再使焉○兢充上節嘗○爲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元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畧○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眞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兢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

競也。

跋帝堯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卽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河

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隞。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閩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

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眞。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洽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眞。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閒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書者。

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扉○遶交第○後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尚書家所占○上曰○此皇考子之○朕何敢奪○上之篤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

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獻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

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潁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

强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强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内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

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夏鍾曰一起一結隱然以昌黎永叔評題識諸公矣不獨爲乞休兩先生歎羨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閒言子羽之言如

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葢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夏鍾曰補遺自妙若復道其傳中事即何但嚼蠟矣

書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

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葢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兎之閒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至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

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玆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撫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

夏鍾曰孔子與林放言禮就中抽出喪之一端最有深意讀此並爲發明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

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夏鍾曰古者士大夫出則宣力於朝廷歸則師法於鄉里今人競言林下談何容易耶

頌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爲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莅任適海上有倭冦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具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冦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蟆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袵席之上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即

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

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　○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濤○風雲埃皆○曜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畨鬼○敢作奇侅○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天子宰○公之勳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爲患。朝廷并敕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

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晏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

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略○謂海外[illegible]○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口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愼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廵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淸宴○氛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

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耇發於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於皇宣祖纘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襄卓

爲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中與呂。自獄降精。嚴嚴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蠻 恍惚。陵水來侵。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冠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母訖於兵。公拜稽首。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夏鍾曰詞氣昌明得祝頌之體

入

上蓮

松鑾

呂自

○鄉前有

說

三江圖叙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

海自西洱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夏鍾曰古今水道所見異所傳聞異學者不深考核但憑胸臆此東坡所以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

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葢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淀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白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淀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

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夏鍾石當與楊升菴論三江水味並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

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此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
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
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
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
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
夜惟寅直哉惟淸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
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
心生故能直淸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
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

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夏鍾曰如此方不愧讀書識字無惑乎荆公之見詘於東坡也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

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盎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說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夏鍾曰說耕者又說不耕者循名核實感慨係之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灑所及
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
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
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
珍而悽愴怵惕有不能自已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
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況其身乎凡人
作事無法泿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
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寢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
以一日自安況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

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即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朂之如此云。

夏鍾曰正論侃侃爲太常子孫者各宜斂容退聽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于諸侯王。

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鎭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闊

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厦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葢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夏鍾曰小題有此大文尺水興波使人不測如是如是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

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夏鍾曰末世父兄徒以爵祿功名望子弟耳無惑乎子弟之率不謹也

議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適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

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途後流品

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

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
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
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
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
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
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
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窆運納級之例日開○
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
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
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旣

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以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謭謭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

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敍○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愚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蹤○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夏鍾曰既無以清其源又復有以壅其源銓法之敝如此仕路何時得疏通乎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

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

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葢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

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塲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䘏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令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

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

已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維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

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邪洛皆有馬監。卬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堠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夏鍾曰通篇主於守法至末畧爲變通所謂子孫賢神明吾意者此也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

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redacted]。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redacted]黠[redacted]。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redacted]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口侵犯。宜可以此責之。

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倭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

歸震川集卷之九

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倭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倭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夏鍾曰議亦未甚詳盡但云禦之於海而不當禦之於陸此確論也可以備一籌矣

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鍇、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甘

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鳥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沐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桴、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逌自戢騊駼。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主上。

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丹○脤膰之固○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

按紅侯乃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夏鍾曰奉國孝行可傳當時宗室有此亦是麟定麟角之瑞

歸震川集卷之十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舘。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邀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

之巳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剟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為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益學之而求其解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為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為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允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

闕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不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與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涸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寰，居海虞之橫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

世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其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沴。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夏鍾曰純以議論成文在誌銘中另爲一體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

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譯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偏偏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何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迺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櫜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凉寺○人以君爲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寇之警○

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裔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為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歎為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討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

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
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某是爲適耕翁、以君
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
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
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
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
葬於某原。來請銘、　銘曰、吁嗟張君志高騖。執法殿
陛何有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
滄海波濤連。毁瘠苦凶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
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玄

夏鍾曰署丞公憤悒時艱數爲大帥運籌策
帥亦奇之乃竟賫志以沒惜哉銘語可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通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丞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

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埣爲博士弟子丞卒君少孤數
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
廪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
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歳旦必焚香
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權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
癰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
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
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
儀峻整望之儼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
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

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獨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愧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寇犯境○君方北○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邳盧兵爲援○

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
鼓譟。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
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懼駭走。竟
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
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
恐。時狼欵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
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
知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
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焰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

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為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如此。可以續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獄獄。為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荊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為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為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

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錯

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慮、念不

一釋、以卒、慍慍、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

寶宮、日月光曜、天𥇦口口、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

山之、宦卿宜公、胡以蘧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

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痼、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

大運、曷既其終、口口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二字不可解必誤也今推致誤之由韻書腥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

夏鍾曰此君才品俱佳惜以廣文終老以此歎資格中湮沒豪傑實多也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
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
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
子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
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
不可考其人矣○蓋輿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
亦多隕命亡國○耗焉○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
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

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襄父君曰
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
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
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
兵扼京口閘○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
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
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
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
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
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

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
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
男三、長即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
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
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
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
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東北
塘涇宇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為百夫長。載其
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
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顧嘗蒐裒吉壤是遂。偕其

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永違海沙○按富貴淫[illegible]多買命亡[illegible]書成語舊刻富貴淫溢曰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今正之又按邵六元帥即邵榮也後以謀叛誅夏鍾日始而戎服供職終而築室藏園飲酒賦詩非大英雄大學問人不能鼎君其殆淡於文乎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荅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為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蓋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

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已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没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漸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亭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已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亭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

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
亭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亭世爲太倉人父諱虞南京
州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
其官孺亭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
部公爲御史上書武宗忤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亭
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
居旱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
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
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
要以主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應德始事先生後復綰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夷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允其弟士淪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

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illegible]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甚矣窮焉。

夏鐘曰周君師魏公禧續尊信稱論不復齎王氏學使獲見用於世邪是一鐵漢子也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嘗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

不下咽、含哺伴入吐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攜君以行、道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闗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

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
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
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丱、拊教之皆成人、嘉靖三
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柱邦
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
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
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
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
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
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羣盜

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諰諰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于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

銘曰直哉周公臣我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儆化奢靡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夏鍾曰後幅一段大文章却從艱難困苦極瑣屑入來此所以爲信史也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閟藏之部帙宛然封鐍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

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艮材。字世德。爲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偉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略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爲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爲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爲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益知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是痛惜之。君爲人至孝。以舅

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躡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憾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為文自若間閣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為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

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爲戲。亦終無所介於心。其天性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爲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

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卽恭煥鄉進士、次恭炌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溢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卒故穴與兩人合焉、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孺也、先期恭煥恭炌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

銘曰、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爲名臣。士必待於時耶。珮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

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躓而常伸。吁嗟乎君不愧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夏鍾曰葉君文行兼優竟以困鬱老昔人云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天矣於人乎何尤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

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乃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士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

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蓋

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

銘曰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穎覽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别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明晦之終古潟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于茲土

夏鍾曰復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輓國本此絕大經濟也惡非一歸府君所辦先生蓋有慨於當事之無人特借題發議耳



墓表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與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子。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為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即位、覃恩近侍、國時為檢討、得

以其官推封、而在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既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鉄、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貲、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産弟鈺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始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貲。數

搆鈺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於官鈺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產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鈺自無理耳死非出金顧何罪爲涕流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亾時貲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貲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旣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累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髫與其娣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

安得此女爲吾男子乎○蓋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無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閱無儲○嘗大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孀人○謂始處士難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至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illegible]劉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菊舍客死○于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

與天之報施於人如是其顯若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遞興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為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其墓余少愛荊公文顧何敢廁於其讀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夏鍾曰前路亦平平耳末借荊公文作波送覺通篇生動有致

亡友方思曾墓表

余友方思曾之殁適島倭來寇權厝於其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

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葢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遶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荐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此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

吾家而館僚之。其人亦有為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借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為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過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

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脩然。不與世競而是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石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處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檢郊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桀、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

忠會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
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
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會
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簷每望其
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自爲文會又同舉
於鄉思會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
予多不至而思會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
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會
凌晨乘船來告予并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會
愛予之深也思會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予獨痛思

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夏鍾曰不痛思曾之死而痛思曾之材不得盡其所至眞文章知已也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縈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一至於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殉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

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殉君者也。以臣殉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黄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者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材女

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illegible]其墓上。使知女之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illegible]爲中道云

吳鐘曰婦人有可以無死而殉夫者大抵皆所謂死情非死節者也當以先生[illegible]正之

誄詞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鄭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罹挫以至爲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名歸院中登膚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

騃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為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為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諛者以公為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于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于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今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

而許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別
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同
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
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余於形骸之外。公
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
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而
獨公之知我者。烱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
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服之禮
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礹明驟蹄于

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莞夷吾之見逐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欸欸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掩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恫慈兮。莽馳騖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乎宗工之奈何。千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從。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虯戶崑山本谿作鋊常熟本作鋊皆誤今正之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閒于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于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恭會魑魅魍魎兇形于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吁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方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髫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實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烱烱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與婦與何生隨家長與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illegible]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則託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illegible]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封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
□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傍徨兮形
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
□肌何遐臯而不顧兮乃又
疾而致羸兮又誰為之憂危
為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
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
離子
□況日遠而是移憶何生之垂髫
兮悼往昔而傷者況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漓